



叶嘉莹 (1924—2024)

大先生叶嘉莹

叶先生的殊荣

魏振强

2024年，天津的天塔两次为叶嘉莹先生点亮，一次是祝贺老人的百岁华诞，另一次则是送别永恒的“诗词少女”。闪烁的灯光，是一座城市跳动的心，人们仰望灯塔，目光里有肃然，有爱，有敬，也有惋惜和慨叹。

有多少城市还存有这样的温情和诗意？多少人能配得上一座城市的仰望和敬重？我们多么希望一个非权非贵的人，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享受如此殊荣。

叶先生去世后，民间的缅怀和惜别之情汹涌澎湃。那么多人还能如此深情，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。叶先生以一己之力，矢志不渝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不仅是希望古雅的诗词能润泽人心，更希望以美和善救赎人世的迷惘、脆弱、阴暗，引领心灵飞升。人们之所以感激叶先生，除了珍惜她的诗教之外，更有对美好和昂扬的留恋、珍惜和向往。

版式：伟东

弱德成天地之大美

沈喜阳

2024年11月24日，叶嘉莹先生以百岁高龄辞世。我在当晚得知后，脑海里首先冒出叶先生的词句“莲实有心应不死”；我就用它作上联，所对下联是“诗魂无恙即长生”。叶先生的诗心诗魂如同莲子的果实，永生不死。只要中国人在，中国文化在，叶先生所代表的诗心诗魂就是长生永久的。当晚稍后又专门敬撰挽联曰：“沧海珠沉，弱德成天地之大美；昆山玉碎，素心予芰荷以清香。”弱德之美，素心之香，是叶先生留给我们的无尽的财富。我的同门曾庆雨博士，是叶先生的硕士，她跟随叶先生读书时曾整理过多本叶先生诗词讲稿，她的挽联是：“弱德持身，脱俗谛于桎梏，自证自行，历尽劫波成道果；微言兴感，传妙声遍寰寰，而今而后，惟从沧海觅遗音。”弱德持身，微言兴感，应成为我们的持身和问学之道。

叶先生最早于1993年在《朱彝尊之爱情词的美学特质》中提出“弱德之美”：“这种美感所具有的乃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，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之姿态的一种美。”1999年在《神龙见首不见尾》中又进而阐发说：“弱德之美不是弱者之美，弱者并不值得赞美。‘弱德’，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，这种品德自有它独特的美。”2014年在腾讯儒学专访中指出：“弱德

不是弱者，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。弱德就是你承受，你坚持，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，你要完成你自己，这种品格才是弱德。”由此脉络我们可以看出，“弱德之美”，本来是对词的美学特质的界定，特指当一种美面对强势压迫时，虽然无力直接反抗，但却并不放弃自己，而是在收敛中坚守、在退让中绝不屈服，且必将最终呈现自己的美。经叶先生不断阐释，这种专指词的特质的“弱德之美”引申为贤人君子的一种美德，并进而成为普通人的一种人生态度，一种对待世界和命运的精神力量：即一个人无论如何弱势，一方面纵然无法强力反抗，但绝不出让自己内心的持守；另一方面在持守中还要完成自己，成就自己的使命。“弱德之美”中有不得不然之“弱”势，有持守不移之品“德”，也有完成自己之“美”善。因此绝不能把“弱德”曲解成逆来顺受、委曲求全，更不可舍弃最重要的“美”。泰戈尔《飞鸟集》说：“人类的历史在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。”我们可以仿照着说：弱德者在坚忍的持守中完成自己。

最能体现叶嘉莹先生弱德之美的具体事情就是无论在任何条件下，她都能始终如一地持守自己传扬中华诗词的使命意识，在世界范围内，对无论任何人，都有教无类不遗余力地传扬中华诗词。有人说

她是古典文学专家，有人说她是穿裙子的“士”，有人说她是“诗词的女儿”；我认为她是中华诗词的托命人，这就是她完成的自己。一生只做一件事，一生做成一件事，她做成了自己想做的喜欢做的事。这本身就是价值，这就是“完成你自己”，所谓的名垂青史不过是附带价值。正如我的老师胡晓明先生所说，叶先生是百年中国“给予诗的身体以生命的人”。所以她不是传扬关于诗词的知识，而是接续诗心护持诗心，是以读者心通作者心，以后代心接前贤心，让上下四方往来古今的心心相接续相激荡相感发相觉醒。因为知识是死的，唯有心才是活的。她讲授中国古典诗词，是以生命体验贯通古人的生命，以古典诗词感发我们的生命，她把中国文化中学问与生命合二为一的传统发扬光大。她讲诗词，对诗词的理解和领悟是当场生成的，甚至是在与听众的互动中生成的。因此听众觉得自己也同时参与了这个意义的生成，就格外对那些诗词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叶先生带着我们参与了赋予诗词以生命和意义的过程，同时也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。

“平生几度有颜开，风雨逼人一世来。”个人遭际上，叶先生遭受三次重创。青春华年，罹丧母之痛；婚后赴台，遭入狱之灾；人到中年，有失女之惨。天以百凶摧折一人，天以百凶成就一

词人。两者的区别就在于遭受百凶者有没有“弱德之美”。时代遭际上，她身经离乱，辗转北京、台湾和美、加两国，晚年定居天津南开园。自1979年始，在假期回国教学，分文不取，连来往机票都是自掏腰包。在文化荒芜、古典诗词不受重视的年代，她默默坚持不离不弃，以一腔热爱所沉淀的使命意识，弘扬中华古典诗词，这更是“弱德之美”的真精神。她在《红蕖还向月中开》中写道：“我一生经历很多苦难和挫折，在外人看来，我一直保持乐观、平静的态度，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实在有很大关系。”可以说，是古典诗词给予了她成就“弱德之美”的力量，而她又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古典诗词的“弱德之美”。

叶先生生于农历荷月，平生酷爱荷花。1940年《咏莲》诗说“植本出蓬瀛，淤泥不染情”；1971年梦中得句曰“独陪明月看荷花”；1983年《木兰花慢·咏荷》慨叹“算净植无尘，化身有愿，枉负深情”；2001年《浣溪沙·为南开马蹄湖莲花作》决绝地宣称“莲实有心应不死，人生易老梦偏痴”。荷花出于污泥，非但不染于污泥，反而转污泥为养分，成就荷花之自己，为花中之君子，这正是荷花的“弱德之美”，也是叶嘉莹先生的“弱德之美”。

沈喜阳，文学博士，任教于河南平顶山学院。